联合国 S/PV.7652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一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六五二次会议

2016年3月18日星期五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	（安哥拉）
成员：	中国	申博先生
	埃及	阿布拉塔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日本	冈村先生
	马来西亚	阿德宁夫人
	新西兰	陶拉先生
	俄罗斯联邦	伊利切夫先生
	塞内加尔	巴罗先生
	西班牙	冈萨雷斯•德利纳雷斯•帕洛先生
	乌克兰	维特兰科先生
	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希基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普雷斯曼先生
	乌拉圭	罗塞利先生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

议程项目

布隆迪局势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6-07623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下午3时1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布隆迪局势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布隆迪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我代表安理会欢迎布隆迪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部长阿兰•艾梅•尼亚米特维先生阁下。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者参加本次会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扎伊德·侯赛因先生和瑞士常驻代表兼建设和平委员会布隆迪组合主席于尔格·劳贝尔先生。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热烈欢迎秘书长来到安全理事会，我现在请他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高兴地有此机会向安全理事会通报上月我紧随安理会访问布隆迪之后访问该国的情况。继毁灭性的内战夺走数十万民众生命之后，2000年8月份《阿鲁沙协定》的签署使布隆迪走上和平与和解的道路。结束内战的努力依赖的是战场上以前的对手愿意坐在同一张桌前，为了布隆迪共同的未来而结成伙伴。在我最近访问该国期间，我敦促布隆迪各利益攸关方铭记过去的教训，对包容性的政治对话表现出真心的承诺,将其作为和平解决这场危机的唯一手段。

为推动建立信任，政府在我来访之前宣布撤消对15名反对派人物的逮捕令。政府还决定重新开放先前遭禁的两家媒体单位。继我与恩库伦齐扎总统在布琼布拉会晤之后，他同意释放多至2,000名被羁押人员。现在，我们期待这些措施得到充分落实，并期待在这方面采取更多步骤，包括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解除对民间社会和媒体机构的限制。应我的邀请，来自政府、执政党对反对派的各重要政治行为体坐下来与我一道商讨该国的未来。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止布隆迪各政治行为体继续在这条极其重要的道路上前进。

布隆迪的政治领导人必须拿出必要的勇气与信心，以启动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政治进程，建设一个布隆迪人民能够再次生活在和平之中并且享有各项基本权利的未来。正如我向恩库伦齐扎总统所重申的那样，国际社会随时准备支持布隆迪推进一个具有公信力和包容的政治进程。东非共同体、非洲联盟以及联合国必须一道努力，提供布隆迪在这个具有挑战性时刻所需要并且理应得到的专注和专业的调解支持。任命坦桑尼亚前总统本杰明•姆卡帕担任东非共同体调解人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

在我访问期间，我强调了对该国局势动荡的严重关切。我对暴力可能扩散而导致内战深表担忧。我敦促该国政府采取措施，处理持续暴力和助长暴力的有罪不罚现象。政府努力向我保证，局势正在逐渐稳定。然而，在我与民间社会组织和反对派的会晤中，他们却向我描绘了一副完全不同的图景。我听到令人深感不安的暴力继续和侵犯人权行为、包括针对妇女和儿童行径的指控。显然，这是一种不能接受的情况，需要加以充分关注以确保责任人为其行为承担责任。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将就人权局势做出更加详细的通报。

政治动荡、暴力以及有罪不罚给民众带来深重的人道主义后果，这一点我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最近的人道主义评估表明，受危机影响的地区作物欠收，现在布隆迪有近70万民众面临严重的粮食无保障。自危机开始以来，已有25万多民众逃离布隆迪而在表现出令人称道的好客与声援的邻国寻求庇护。尽管布隆迪官员保证，难民急于返回而且一些难民已经开始这样做，但是，当前难民的人数表明，布隆迪人对该国暴力与恐吓的继续感到忧虑。会晤期间，恩库伦齐扎总统请联合国协助确保难民安全和不受阻碍地返回。

根据第2248 (2015)号决议，我的特别顾问贾迈勒•比诺马尔先生已向布隆迪派出一支团队。我愿感谢布隆迪当局对我的特别顾问及其团队给予的合作和提供的准入。我还欢迎恩库伦齐扎总统1月24日给安全理事会的信函，表示政府愿意与我的特别顾问及其团队在对话、安全、解除武装、人权以及发展等问题上更加密切地合作。这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与挑战，在这方面，我们随时准备充分支持布隆迪，为此我们将需要充足的能力。联合国将继续与政府一道努力，以确保采取更加具体的步骤改善人权状况，并确保各利益攸关方愿意真诚地加入真正的包容性对话。

除了政治解决布隆迪危机之外，我们别无其它选择。国际社会必须调整其做法，从侧重于危机应对转入注重早期行动与预防的文化。只有各区域和国际行为体联合起来，集中其精力、注意力以及资源，毫不拖延地一道努力，支持布隆迪本国主导的包容性政治进程，这个目标才能实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通报。

我现在请侯赛因先生发言。

侯赛因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在座各位给我这个机会，讨论我对布隆迪人权局势的持续严重关切。

继安理会的一个代表团、秘书长、五位非洲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和主管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伊万•西蒙诺维奇先生访问该国以及独立专家应人权理事会请求最近访问该国之后，最近数周，政府发出一些积极信号，尽管如此，这些信号尚未以旨在开展真正和解的有力和重要的行动加以跟进。

近一年前被捕的47名遭羁押人在法庭听证之后于本周暂时获释。这47人名列我的办公室建议的立即释放的125名遭羁押者名单。我们认为，这表明正在为恢复法治做出努力。我强烈敦促释放名单上的所有其他人，特别是政治犯。正如秘书长刚才提到的那样，政府已进一步保证将释放约2,000名囚犯。

政府还采取步骤以确保一家完全独立的电台能够运作。另一家已重新开播的电台不独立于政府。这种姿态令人鼓舞，但远未达到言论和信息自由的程度。在人权理事会授权的独立专家小组本月初首次访问布隆迪期间，布隆迪政府与小组开展了合作。独立专家与军事、警察和情报官员举行了会议，此外还会晤了受害者和一些民间社会代表。独立专家小组秘书处定于今年4月到达布隆迪开展4个月的部署，但布隆迪政府尚未给予批准。必须允许调查小组开展行动，这一点至关重要。

尽管情况表明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有限进展，但是，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继续存在。我的办事处在布琼布拉、基特加、马坎巴和恩戈齐派驻了人员，均未发现有关任意逮捕和拘禁的报告有任何减少。实际上，本月迄今为止已记录到140起此类案件，其中大多数属任意性质。此外，尽管这些数字显然并不准确，但我们看到，所报告的酷刑和虐待行为数量自今年1月初以来有所增加。我的工作人员最近造访了布琼布拉的一些拘禁中心，似乎近一半被拘禁人员都遭受过酷刑或虐待，其中一些情况严重。

尽管最近采取了一些初步步骤，允许几个独立媒体机构开展业务，但是，批评或独立人士的声音仍受到严重限制。政治反对派继续遭恫吓和逮捕。6天前，在与执政党相关联的远望者民兵成员的协助下，警方在基隆多省逮捕了反对党民族解放力量的16名主要成员。3月9日，Hugo Haramategeko也遭逮捕，他是继续留在布隆迪的仅有几名国内反对派人士之一。民间社会继续在极其有限的空间中开展活动，活动人士则遭司法部门骚扰、逮捕并施以酷刑，并且遭受公职人员或与政府有关联民兵的暴力和恫吓。去年12月爆发了暴力事件，涉及布琼布拉附近三座军营遭到武装袭击，此后有报告称安全部队在多个社区进行了特别残忍的镇压，此后出现了两个单独的反布隆迪政府武装团体。执政党——保卫民主全国委员会－保卫民主力量——的两名成员本周一遭两名枪手枪击身亡。

手榴弹袭击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些袭击以警察或军人为对象，或者不分青红皂白地投到人群之中。上个月，无国界医生组织收治了逾115人，这些人都是仅四天内手榴弹袭击造成的伤者。我深感关切的是，对过去一年来报告的多起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调查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注意到，由司法部设立的调查委员会最近公布了报告，这个委员会由总检察官牵头，旨在对有关2015年12月11日法外处决事件的指控进行调查。此外，我促请对该国据称的多个乱葬坑、去年12月报告发生的酷刑、性暴力和杀戮事件以及许多其它严肃指控进行进一步和更可信的调查。

侵犯人权行为继续发生，施暴者仍未得到惩处，这意味着布隆迪的许多人生活在恐怖之中。该国仍旧处在更大规模暴力事件突然升级的边缘。我们看到，数百人遭杀戮，数千人遭拘禁，还有逾25万布隆迪人逃往邻国。危机破坏了布隆迪的经济，布隆迪人民遭受的侵犯人权行为也变得更加严重，根据儿基会的报告，在布琼布拉，因严重营养不良而入院接受治疗的儿童人数在2015年10月和12月之间增加了一倍。危机还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紧急状况，破坏了大湖区的稳定，并且对区域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我注意到，作为布隆迪的最大援助方，欧洲联盟（欧盟）本周早些时候宣布将不再通过布隆迪政府或向其发放资金。采取这一行动的根据是欧盟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贸易协定第96条，该条约要求在尊重人权和法治等基本要素遭违反的情况下中止发展合作。

安理会已清楚认识到布隆迪局势的紧急性。我鼓励安理会继续努力说服布隆迪政府采取重要措施，以便推动真正的和解和包容性全国对话。不彻底的行动将无法治愈布隆迪人民遭受的创伤。必须制止失踪、任意逮捕、法外处决以及酷刑，还必须采取明确和公开举动，以便把施暴者绳之以法，包括公务人员和与执政党有关联的武装团体成员。此类步骤对于恢复公众信心和使布隆迪走上发展、安全和尊重人权的道路至关重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侯赛因先生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劳贝先生发言。

劳贝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今天有机会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我最近对布隆迪、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进行的访问，并且介绍建设和平委员会布隆迪组合内部最新的讨论情况。我还感到高兴的是，布隆迪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部长阿兰•艾梅•尼亚米特维先生阁下参加今天的辩论，我谨借此机会向他表示感谢，感谢布隆迪政府在建设和平委员会开展建设和平工作时给予的合作。我接下来的发言由建设和平委员会布隆迪组合成员国，包括当事国布隆迪进行过讨论，并且得到了它们的同意。

2月15日至20日，我进行了作为建设和平委员会布隆迪组合主席的第二次区域访问。我在布琼布拉、基加利和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了磋商。我访问的主要目标是与布隆迪政府及其它布隆迪国内和国际利益攸关方开展政策对话，补充联合国、非洲联盟以及东非共同体（东共体）正在进行的和平努力。在布琼布拉，我与共和国总统皮埃尔•恩库伦齐扎先生阁下及其政府成员、各政党代表、宗教领袖、反对派代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布隆迪人内部对话全国委员会、民间社会组织、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非洲联盟（非盟）人权和军事观察员以及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系统代表举行了会晤。

我随后从布琼布拉前往基加利，在那里，我与卢旺达灾害管理和难民事务部长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驻该国代表进行了讨论，重点是危机的人道主义层面和区域层面。在亚的斯亚贝巴，我与非洲联盟高级别官员，包括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斯梅尔•谢尔吉先生阁下、非盟成员国代表和伙伴以及联合国常驻非洲联盟特别代表举行了磋商。我在亚的斯亚贝巴进行的讨论特别侧重于非

盟在布隆迪开展的工作以及非盟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

我通过既有渠道向安全理事会成员提交了有关我此次访问的详细书面报告。今天，我要向安理会介绍我访问的一些主要体会，并且回顾一下建设和平委员会与布隆迪之间的持续接触，包括最近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的接触。

在我离开之后，并在秘书长访问和非洲五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代表非盟进行高级别访问之前，布隆迪政府宣布了一系列决定，包括释放犯人、重新开放两个电台，并且撤销了对约15名反对派成员的逮捕令，秘书长先前提到了这些情况。建设和平委员会布隆迪组合成员欢迎这些步骤，并鼓励迅速执行这些步骤，以及更多步骤，以强化这些措施和最近高级别政治接触所营造的势头。

在布琼布拉、基加利和亚的斯亚贝巴，多数对话方强调指出，急需启动可行、包容各方和有所强化的对话进程。然而，关于包容各方的对话的具体方面，仍然存在不同看法。在布琼布拉，我有机会同布隆迪人之间对话全国委员会举行了会议。该委员会将这种对话描述为一系列大型集会，在这些集会上，与会者就如何为2020年布隆迪选举创造民主条件各抒己见。该全国委员会得出的初步调研结论似乎表明，民众提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要求是修正《宪法》和修订《阿鲁沙布隆迪和平与和解协议》，包括关于族裔配额、总统任期限制和双重国籍的规定。我遇到的一些本国观察员和许多国际观察员表示关切的是，如果目前进程演变成为一场谋求修订《阿鲁沙协议》的运动，那么布隆迪境内的紧张状况可能会升级。

我在布琼布拉进行的讨论还显示，经济下滑很有可能成为这场危机的额外驱动因素。在经历10年稳步经济增长之后，2015年该国出现了4%的负增长。布隆迪政府对有些伙伴减少同布隆迪的合作表示遗憾。暂停直接预算支持将对公共开支产生即期影响。2016年，公共开支将减少22%。有些发展伙伴告诉我，这场政治危机延缓了基础设施、公路和电力等方面战略方案的执行。此外，我获悉，布隆迪主要金融和发展伙伴所采用的合作战略和主要援助机制的周期将于2016年结束。如果目前政治危机继续下去，关于新周期的谈判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进行。因此，分配给布隆迪的合作援助项目可能会受到影响，或者资金的兑付可能被进一步推迟。另一方面，如果国际捐助方看到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有关方面正在解决目前的危机和建立更有利的环境，它们似乎愿意再次介入。因此，在启动政治对话进程的同时，布隆迪政府和国际捐助方可能希望就这一危机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加紧会话。

我赞同先前各位通报人所作的评估，认为政治危机和不安全状况仍然持续存在，同时，安全部队和武装反对派成员实施的暴力行为的模式似乎有所改变。在公共场所使用手榴弹似乎成为新趋势。我在布琼布拉遇到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和非洲联盟人权观察员证实，目前事端可能不像12月11日事件之后发生的事端那样可见，但他们报告了关于强迫失踪、杀戮、酷刑、虐待、仇恨言论和性暴力的指控。

3月9日，我向建设和平委员会布隆迪组合成员通报了我的访问情况。在嗣后进行的一次讨论中，建和委成员重申，他们反对双方任何一方实施的暴力。许多成员对持续不断的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表示严重关切。各位成员欢迎秘书长特别顾问比诺马尔先生所做的工作及其团队在布隆迪的部署。他们还对特别顾问，特别是其旨在确保不同行为体步调一致的努力表示支持。该组合成员还欢迎最近任命坦桑尼亚前总统本杰明·姆卡帕先生协助东非共同体协调人、乌干达的穆塞韦尼总统主导下的对话进程。东非共同体成员认为，非盟关于增派100名人权监察员和100名军事专家的决定是朝着实现总体稳定和改善人权状况方向迈出的积极一步。建设和平基金正在计划支助32名非盟人权观察员。这些观察员已经在该国，并且正在同人权高专办密切合作。我们鼓励其他伙伴考虑为部署更多观察员进行捐款。

关于建设和平基金，3月9日，监督建设和平基金在布隆迪境内所开展活动的联合指导委员会决定在对话的各个方面发起新的倡议，包括支持妇女在对话进程中的作用，促进和保护人权，以及支持受害者、青年参与、社区安全和社会凝聚力。

从我在该区域以及在建和委布隆迪组合内进行的讨论中，我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要解决布隆迪境内目前危机，国际和区域组织，特别是联合国、非盟和东非共同体，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协调一致。必须齐心协力，争取建立一个可行、包容各方和有所加强的政治对话进程。如果这三个组织合力一处，这样一个进程只会得益于三方积累的经验。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的总体指导和支持将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国际社会在布隆迪加派人员能够大大有助于改进安全和人权局势，减少暴力。因此，安全理事会继续同布隆迪政府商讨联合国介入的备选办法，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我感到高兴的是，非洲联盟和布隆迪政府同意增加人权和军事观察员人数。我还欢迎获得人权理事会授权的三位独立专家最近访问了布隆迪。在此之后，现在到7月份期间，将进行更多访问。这种不偏不倚的监察和接触还会有助于澄清有关指控，缓解布隆迪社会内部的紧张状况。

第三，有必要提请注意这一危机可能造成的区域影响。

第四，绝不可忽视目前危机的社会经济层面。根据建设和平整体方针，布隆迪组合可以继续充当一个平台，促进将社会经济层面纳入关于布隆迪问题的国际辩论。就我而言，我将继续推动本组合同布隆迪主要发展伙伴接触。布隆迪政府与国际捐助方之间进行一次系统性对话将有助于澄清相互期望。在这方面，布隆迪减贫战略文件下一个周期为重新界定布隆迪政府的愿景和重新确定同国际伙伴的合作提供一次至关重要的机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劳贝尔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发言。

马农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召开本次关于布隆迪局势的公开通报会。

坦桑尼亚总统约翰·蓬贝·马古富力先生阁下清醒认识到，布隆迪国内情况令本次区域乃至国际社会极为关切。这不仅因为布隆迪是东非共同体成员国，还因为我们整个区域都有可能遭受布隆迪境内不安全和不稳定状况造成的严重后果。

因此，我们赞扬秘书长努力促进同布隆迪和本区域合作。我们还要求采取平等措施来平衡这些受欢迎的努力，以便提供更多支助来满足布隆迪人民的社会经济需求，并协助该国努力加强其治理机构。显而易见，有一些推动因素在驱动目前状况，必须以开放、包容和全面的方式对待和解决这些因素。我们感谢那些支持我们努力的人。不过，毫无疑问，必须提供更多支持，以便维持布隆迪境内可信和包容各方的对话。

东非共同体将继续作出一切努力来支持布隆迪的和平与安全。本区域意识到，那里的政治局势如果听之任之不加节制，就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从而造成深远的人道主义影响。

东非共同体准备发挥其作用。我们欢迎联合国介入，期待其发挥补充性和相互支持的作用。我们感到鼓舞和十分感谢的是，任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前总统本杰明·威廉·姆卡帕先生为调解人，支持布隆迪和平进程调解人、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先生的工作一事，表明了给予我们的信任。姆卡帕总统在2000年努力协助布隆迪及其人民开展阿鲁沙和平进程时曾这样说过：

> “布隆迪冲突的可持续解决办法需要来自布隆迪所有利益攸关方均能自由参加的谈判。和平进程所有参与者需要将可持续解决视为己

任并予以尊重。外界无法强加持久的解决办法。”

我们认为这一告诫对于我们今天所处理的布隆迪形势依然有效。因此，令人鼓舞的是，姆卡帕总统目前正在对该地区进行事先访问，以确保各方对其新授权达成共识。他向地区领导人保证，他将本着恪尽职守、公开和包容的精神开展工作。他需要而且应当得到布隆迪各方、区域和国际社会的真心支持与配合。我们期望所有利益攸关方都能够真诚合作并承诺迅速、真正取得圆满成果。本次区域会毫不犹豫地寻求和呼吁对任何企图破坏这项工作的个人或团体采取严厉措施。与此同时，我们呼吁团结一致采取行动，推动这项进程， 实现布隆迪人民、东非共同体、非洲联盟的确还有联合国的正当愿望所体现的巨大希望和期待。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布隆迪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部长发言。

尼亚米特维先生（布隆迪）（*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国代表团愿祝贺你和安哥拉代表团3月份领导安全理事会工作，并感谢你举行今天关于布隆迪局势的通报会。我感谢秘书长今天与会，并愿以我本人以及恩库伦齐扎总统和布隆迪人民的名义，感谢秘书长最近访问我国。我还必须感谢安全理事会1月份对布隆迪的访问。我也感谢其他发言者在今天会议上所作的高质量发言，不过，我确信如果我不能完全赞同侯赛因先生的发言，他们也会表示理解。人们有时要问，他是否了解我国的情况，因为他的发言有很多疏漏、很多令人不安的事实，坦率地说，还有很多矛盾之处。我在发言中愿强调布隆迪政治、安全和人权状况的一些至关重要的方面。

关于政治对话，我们认识到，只有通过海内外布隆迪人自己以正确和整体方式开展的包容、公开和真诚的对话，才能解决布隆迪人面临的当前政治问题。国家元首已承诺开展对话，他已于秘书长2月3日访问期间向秘书长表达了他在这方面的意愿，并向由南非的雅各布·祖马总统率领的非洲联盟的一个高级别代表团表达了该意愿，该代表团在2月25日的不幸听证后访问了布琼布拉。

我们完全赞同以下看法，即政治解决显然必须优先于军事解决。的确，布隆迪仍有一些方面认为军事解决是可行的，但我们认为他们是错误的。2月10日在卢安达举行的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国防部长会议上所作出的一项建议是，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参与布隆迪内部对话，因为这是让布隆迪人民享有和平与团结的最好办法。是的，我们希望的对话应当具有包容性，但我们也应当能够表达我们经常重申的立场，即显然不应让2015年5月13日参与推翻我国合法机构的企图的人有机会通过对话得到其通过政变所未能得到的东西。

因此，可以理解的是，对话不能被用作一个手段来掩盖或加剧布隆迪有罪不罚现象，或是践踏我们举世公认的民主原则。相反，对话应当是巩固和平与社会正义的手段。因此，我们诚心诚意地承诺开展此类政治对话。在布隆迪人之间对话全国委员会的领导下，对话的内部势头正在继续，而全国委员会正在全国范围内努力确保没有人被遗漏。无论如何，我们促请布隆迪所有公民都为我们的国家重建作出贡献。

关于民族和解，共和国总统一周前在我们的若干国际、技术和财政伙伴在场的情况下，宣布全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正式启动运作。正如安理会所知，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是一位神职人员，该委员会由11名成员组成，其中六人为胡图族，四人为图西族，一人为特瓦族。这种组成符合《阿鲁沙协定》所认可的、得到2005年《宪法》确认的配额。因此，委员会是政治、族裔、宗教和性别包容性的象征。其任务是拟定赦免、和解和赔偿方案，提交给布隆迪政府和议会。布隆迪必须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平静开展工作，建设国家的未来，以确保过去的事件绝不会重演。如《阿鲁沙协议》所预见，正在进行的是一项庞大工作，对这项工作布隆迪国家元

首非常重视。如国际社会能够给予我们帮助，我们当然会非常高兴。

在区域方面，正在与次区域调解方开展协商，以便按照安全理事会去年11月12日通过的第2248(2015)号决议，就本着充分包容原则、与希望和平的海外侨民举行下一次对话会议的要点达成一致。除其它外，这些要点涉及根据布隆迪完全赞同的拟议办法，切实确定参与者和议程项目。我们感谢布隆迪内部对话新任调解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前总统本杰明·姆卡帕先生。正如坦桑尼亚代表刚才提到的那样，姆卡帕先生大力参与了区域协商。前天，他受到乌干达穆塞韦尼总统的接见；昨天，他在卢旺达受到卡加梅总统的接见；而今天，他则受到布隆迪的皮埃尔•恩库伦齐扎总统的接见。我发言的此时此刻，我想他正在返回的途中。

在安全方面，我可以确认，整体情况良好。确实，在某些方面仍面临一些挑战，但是，整体而言，全国局势良好，民众看到各种活动和平举行。但是，仍有一些反对派人员向和平民众投掷手榴弹。我想，其他人也提到了这一点。与反对派提供给外国新闻通讯社和相关或支持性媒体的信息相反，布隆迪不承担这些罪行的责任。如果你来到布隆迪，你将看到，媒体描绘的图景完全失实。好消息是，旨在吸引国际社会注意力的少数犯罪和地方恐怖主义案件正在得到控制。

多名被犯罪团伙征募的受操纵青年向安全部门自首，上交了武器、弹药以及其它军用装备，这场摒弃暴力的运动正在继续。那些自首的犯罪人员被移交国家人权委员会，以使其重返原社区。这些人提供合作，指认反对派团体杀人埋尸的某些合葬墓的位置。今天，在长期为反对派所控制的一个地方又发现另一个合葬墓。

对我们和安理会来说，显然，向人群投掷手榴弹就是恐怖主义，必须将其作为恐怖主义加以处理和谴责。任何理念或者政治斗争都无法为这些夺走儿童和妇女生命的无理行径开脱，因为这些儿童和妇女与国家的政治局势毫无干系。我们请安全理事会谴责反对派违反第2248(2015)号决议的暴力与恐怖主义行径。

为恢复我国的可持续和平，我们把平民放在政府关切的核心。该进程正在进行之中，结果令人满意。由于民众、警察、司法部门以及行政机构的合作，已从民众手中收缴大量武器。

正如建设和平委员会布隆迪组合主席早些时候所说的那样，要继续透明、合作地开展解除武装进程，国际存在就有必要。非洲联盟人权和军事观察员的存在证明了这一现状，这两类观察员的人数现已增至各100人。尽管我们不久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但在这一点上已达成一致。当然，我们现在必须等待确定这些人员并派往我国。

我的国家布隆迪不能继续保持沉默。在我们遭到侵略时，我们将永远无法保持沉默。这显然是一种关乎生死存亡的威胁。这与卢旺达这个与布隆迪有着大量文化共性的邻国的侵略行径有关。我们两国的语言并无太大差异。已有多项可靠报告确认，卢旺达为征召、培训和武装布隆迪难民从而破坏布隆迪提供便利。我无法向安理会提供完整的名单，但是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可以阅读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专家组的报告和国际难民协会以及人权监察站的报告。我们可找到追溯至2015年动乱开始时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和被卢旺达征召加入这场运动并接受培训的儿童的证词。他们提到具体的军事场所。

我们还向各种机构提供了类似信息。布隆迪国家元首借秘书长访问布隆迪的机会向他明确指出了这种情况。这是我们严肃认真对待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不能继续保持沉默。任何人都不要对此抱有幻想。只要这种情况继续，我们就必须进行讨论以制止这些活动。虽然布隆迪和国际社会可找到大量信息、证据以及细节，但是今天难以搞清这些行为的幕后指使者。布隆迪多次请求大湖区问题会议向布隆迪派出一个规模更大的联合核查特派团，

以澄清各种问题，并决定那些指控是否有确凿的根据。这一点尚未落实，尽管如此，我们丝毫不感到气馁。

布隆迪通过我们在纽约的常驻代表团正式要求安全理事会主席紧急处理该问题，因为它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不只是布隆迪和卢旺达的和平与安全，而且是整个区域的和平与安全。现在就是行动的时候，因为明天将为时太晚。今天，我国政府再次吁请安全理事会提醒卢旺达，它负有与难民和睦邻友好有关的国际义务。它曾自愿加入多项呼吁根据国际法尊重国家和平共存的决议与文书。它的征召活动必须停止；为袭击布隆迪的消极力量提供培训和武装的行为也必须停止。我们希望安理会将接受我们的请求。

在人权方面，我国代表团回顾，布隆迪高度重视人权。我们在该领域采取零容忍政策。我们承认，与其它地方一样，侵犯人权的情况依然存在。我们成立了一个司法调查委员会，以查明从动乱开始至今的某些侵犯人权指控。布隆迪的人权道路并非颠簸不平，是的，挑战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克服这些挑战。我们有这个意愿。这种意愿切实存在。我们需要伙伴的支持，在实现民主的道路上一道前进。

我们还回顾，我国政府把打击有罪不罚放在其各项优先事项的核心，而对政治派别则不予顾忌。我们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密切合作。高级专员非常了解这一情况，他在布隆迪的办公室也是如此。我们为其提供我们在透明度问题上的免费服务。我们对非洲联盟的人权观察员也是如此，正如我刚才提到的那样，刚刚增加了这些观察员的人数。当然，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有些报告并没有反映实地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说，在一定限制范围内，这多多少少是预料之中的事。

我们与联合国人权专家进行了同样的合作，他们刚刚访问过我国。几天前这些专家在结束任务时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他们在发布会上宣布：

> “我们看到，布隆迪局势相对平静。我们应当指出，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乱象。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人们有明确和共同意愿开展合作并向前推进，以便改善布隆迪的和平与安全状况。就我们的访问而言，我们不能说布隆迪局势一触即发，情况绝对不是这样。”

关于言论自由和民间社会问题，我要告诉在座各位，布隆迪有言论自由的良好传统，民间社会也十分活跃，我们希望保持这种状况。在这方面，我们刚刚批准重新开办两个私营电台，这两个电台在2015年5月13日的未遂政变之后遭摧毁。我指的是“Isanganiro”和“雷马”电视广播电台，这两个电台已开始进行广播。除这两个电台恢复活动之外，我国通信局还刚刚核准开办一个私营广播电台——“Izere”调频电台。

关于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我国代表团的印象是，我们伙伴的政治关切压倒了我国民众的经济和社会需求。显然，把政治层面放在社会经济关切之前，这个因素会使我国变得更加不稳定。这两个方面应得到我国伙伴的同等重视，我们恳请它们与我国政府恢复合作，因为我国政府正力求做正确的事情。我们恳请我们的伙伴认真考虑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代表非洲联盟访问布隆迪高级代表团发出的呼吁，他指出必须恢复合作，这是加强和平的一个因素。

关于与欧洲联盟之间的合作，我国政府注意到，欧盟最近宣布暂停欧洲联盟对布隆迪的直接援助。与扎伊德先生刚才所说的情况相反，我们认为这一决定并不符合《科托努协定》第96条。任何协定显然都有协议双方。任何一方都不能利用其较大的实力——无论数量上或质量上——把自己对局势的构想，或者比较坦率地说，把其政治偏好强加给另外一方。这种做法实际上明显违反《科托努协定》，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非加太）国家将必须在一定时候审查这项协定，以确保加强公正性，即使非加太国家与欧洲联盟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平等。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项协定不是单行道。

布隆迪政府感到遗憾的是，欧洲联盟没有考虑包容各方的布隆迪内部对话目前取得的积极进展，也没有考虑最近采取的人权措施，包括赦免2000多名囚犯、撤销对某些政治人物的逮捕令、释放因反叛活动而被拘禁的多名人员，并且重新开办了多个私营电台。尽管欧盟作出了这一仓促和不公平决定，但我国政府将继续全心全意地改善政治和安全局势，以便造福布隆迪人民，同时铭记我们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与我们伙伴之间的良好关系。

关于与联合国的合作，布隆迪与国家工作队、秘书长特别顾问小组以及建设和平委员会布隆迪组合开展了——我重申，开展了——充分合作。布隆迪仍愿意与秘书长讨论并商定第2248（2016）号决议所规定的特别顾问小组的人数和任务。

我国代表团提醒大家，非洲各国国家元首、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非盟和安会）成员、由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率领的非洲联盟高级别代表团以及布隆迪政府通过其议会，都拒绝接受在布隆迪派驻武装国际人员的方案，它们更愿意选择开展布隆迪人内部政治对话和派驻观察团。我们明确重申我们这一毫不含糊的立场。我国国家元首在2月23日与秘书长在布琼布拉会谈时重申了这一立场。

最后，我要再讲几句。安理会在纽约收到有关布隆迪的报告时，其印象是这个国家站在悬崖边上，这是扎伊德先生经常重复的话。对我国的这种认知导致一些机构作出在我们看来令人遗憾的决定，例如非盟和安会部署5000名士兵的决定。这种决定并非以实地实际情况为基础。

我们根本不觉得我们对愿意考虑实地现状的倡议关上了大门。建设和平委员会无论什么时候想要访问布隆迪，它都得以进行了访问，没有任何问题。安全理事会也访问了布隆迪，亲眼看到布隆迪并未处在灭绝种族悲剧边缘。我非常诚恳和认真地促请那些希望了解实地情况的人亲自去我国看一看，而不是依赖于报告，这些报告有的时候并没有反映实地现实，却寻求或服务于其它利益，那些利益显然违背布隆迪人民和整个区域的利益。

我国布隆迪和我国人民，也就是包括胡图族、图西族和特瓦族在内的布隆迪人民，都渴望和平。布隆迪绝对向往和平。布隆迪人民过去遭受过苦难，他们肯定不愿意看到自己今天或在未来岁月中身处与1965年、1969年、1972年、1993年以及其它时候相同的情况。正因为如此，我们恳请安全理事会成员以及地区所有国家努力促进我国保持稳定，以便我们的机构保持稳定，不受干扰，并请他们帮助布隆迪人民实现自己的愿望，也就是与全世界所有其它人民一样，合法参与全球化在物质方面能够提供的一切，并且减轻全球化给南方人民造成的冲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继续讨论这个议题。

下午4时20分散会。